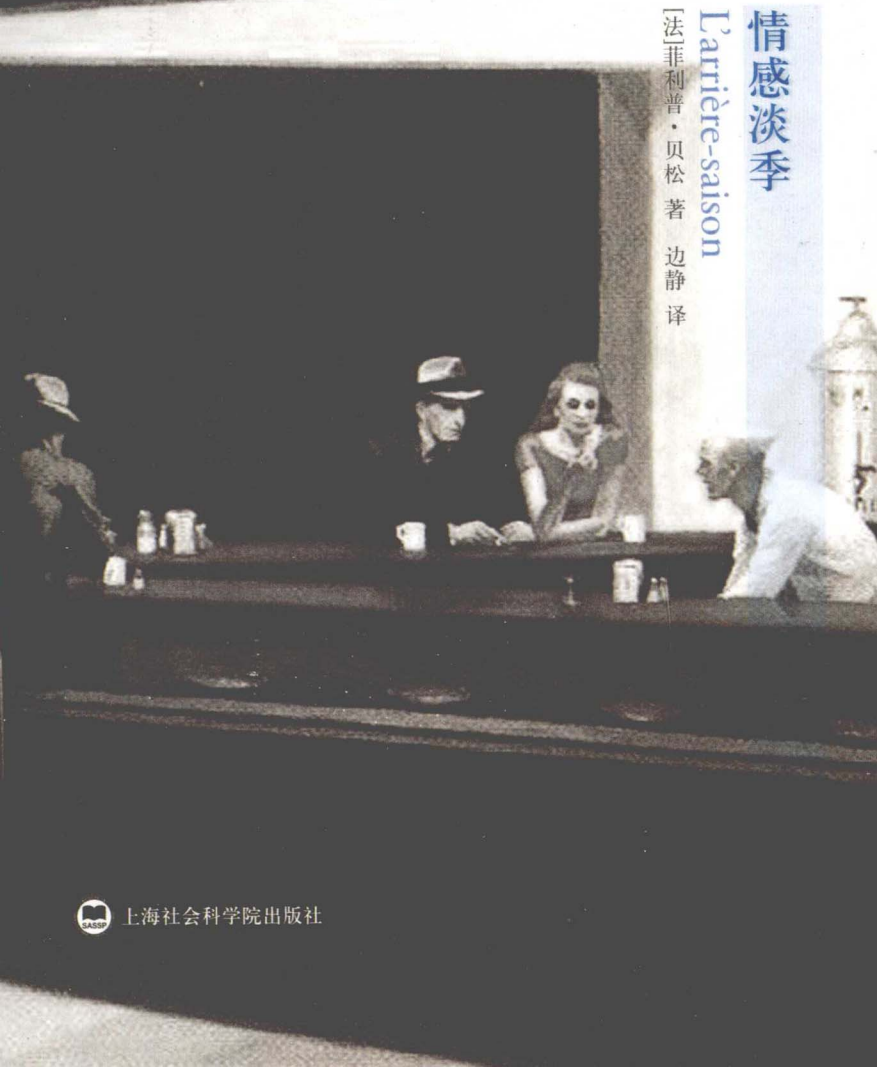


*Il lui avait dit qu'il l'aimerait  
jusqu'à sa mort.*

# 情感淡季

L'arrière-saison

[法] 菲利普·贝松 著 边静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# 情感淡季

L'arrière-saison

[法] 菲利普·贝松 著 边静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良好，觉得自己更漂亮、更性感了。她觉得自己身轻如燕，以至于一个男人，最好是诺曼，能够拦腰抱起她，并且毫不费力地举到空中。她喜欢这种身轻如燕的感觉：这令她想起了自己的青春年少。并非说她已经老了，再过几个月她就年满三十五岁了，但人们已经不像谈论“年轻女人”一样谈论她了，而且对她称呼“夫人”多过了“小姐”。她并不为此而伤感，不，她接受岁月的流逝，她的某些部位有些发福了，但可以通过巧妙地选择衣服加以掩饰，这些只有她自己最清楚。只要有可能，她确实也想留住一些流逝的时光，并且希望自己仍然是那个引人注目的女人。

是的，那微笑，可能仅仅由此而生：为了魅力依旧。

然而，她进门的时候，本却没有看她。从几年前开始，本就不再看她了。确切地说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他对她的熟悉，已经到了没什么可看的地步，他这么认为。他对她是如此地了解：什么都见过了，还要看

麻木了吧，侍者就是这样。他不感兴趣并不要紧：显然，他的意见又不是决定因素，但她很在意本，他能令她打消疑虑。她已经习惯于他的鼓励、他的沉默和他谜一般的神情，对此，她可以解读为一种鞭策。

“我不知道诺曼几点钟能来。您知道么？我在等他。”

“你们没有确定约会的具体时间？”

“没有，他只是说，他做完要做的事就过来。”

“要做的。”她说明事情的方式，让人觉得这是谎言。然而，她真的可以告诉本，诺曼要做的事和该立即了结的是什么吗？不，当然不。他们还没有亲密至此，而且本肯定也不会在乎，就像他喝下的第一杯百威啤酒。特别是，这晚，露易丝觉得自己很迷信：她有种预感，重要的是，什么都不要说破，也就什么都不会失败。她坚信只有孩子才会接受这种态度，而理智的成年人是不会把命运交给喜好捉弄人的上帝的。应该相信，恐惧赋予了她神奇的判断力。

让他高兴起来。

“本，给我上一杯马提尼真的让您这么厌烦么？”

“抱歉，露易丝。我还纳闷呢，今天脑子跑哪儿去了。”

她喝白色马提尼酒，一向如此。他从没见过她喝过其他什么东西。如此地忠实，令人惊叹。有些人可能会转向别的酒，另一些人则尝试不同的乐趣。而她，她不是。她从没改变过这个习惯，尽管已经过去很多年了，还是让本感到意外。不过至少，他也看到了其中的好处：当她坐在柜台前，他再也不用问她想点些什么了。他自动给她倒酒，无须提问。然而，在他内心深处，尽管他从未承认，却期待着有一天她走进来，然后点些别的东西。他试着一直等待着那一天的来临，它会发生吧，谁知道呢？然而，他猜想，如果这事真的突然来临，他肯定会惊得目瞪口呆。

生活就是由这些琐事组成，他们两人都这么想。生

务不满意，很快就会让他滚蛋。菲利，她可不拿这个开玩笑。这时，轮到露易丝双眼望天，她回想起菲利可是个精英，女人中最棒的，就算是对一只苍蝇，她也不会做出恶行，她把本保护在自己的双翼之下，他就像是她的十字架，她打算一直到死都戴在身上。通常，在这一刻，本会极其激动，而后他们两人会一起大笑起来。这个把戏他们玩了即将十年了，而他们却从未厌倦。

本于是赶快给他的客人端上白色马提尼酒，并且趁机开始了一番谈话，既然没有什么别的事要做，除了在这间被人遗忘的咖啡馆里无话不谈，或是一言不发。

“我在报纸上看到《迂回的侧影》是波士顿新一个戏剧季的首演剧目。您肯定非常高兴。”

“是啊，一不小心，它最终会成为经典的。然而这并不是我最喜欢的一部。我甚至会向您承认，一开始，我觉得没有人会喜欢的。当我推出它后，我其实是等着被拒绝的。对这结果，我其实是最惊讶的。说到底，人们总是充当自己最糟糕的法官。”

剧。对于一个作家来说，还能要求更多么？

她并非一开始就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成功的作家。长久以来，她都希望成为演员。她在波士顿艺术学校上课，通过了试演，在一些还不错的喜剧里演些小角色，在另一些不出名的悲剧里饰演更重要的角色，不断地追求。直到有一天，那时她已经二十六岁了，她终于意识到：她永远也成不了名演员了。第二天，她放弃了一切。她把这次放弃当作是一次重新登台。为了这一改变，她对别人，无疑也是对她自己这样解释说：这个职业的失业率是最高的，她无法再继续这样没着落的生活了，命运之神总是不愿对她绽开笑脸。然而，进入第二段生涯时，她同样有着不少苦涩。人不会如此轻易地放弃童年、放弃儿时的梦想。今天，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飞逝而过，她终于承认她也许并非一个好演员。而且，生活也令她心满意足：她为戏剧工作，生活富裕，评论基本上都是褒扬之辞。但也不总是这样轻而易举：她回想起了自己的“瘦母牛时代”。她并没有报了一箭之仇的快感，而只是觉得在

关门前那一刹那成功地挤进了电梯。

本了解所有这些，因为露易丝有时也会倾诉，在某些更为微妙的星期天夜晚，在喝下几杯马提尼之后。他总是乐于倾听，不去打断她的话。他坚信咖啡店的侍者应该亲切而审慎。他了解些许关于放弃、关于不能实现的遗憾，以及青春时代的哀伤。他了解这类的内心伤痛以及个人遭遇，不像割伤的口子或是骨折那般疼痛，而是更类似于风湿病的发作。此外，露易丝·库珀的生活对他来说，显然是无可否认的成功。她的日子用来写作，面向大海，获得成功，啜饮马提尼，挑选情人：不管怎么说，总还有些人的命运不是如此让人艳羡。

她无论如何都不愿成为尖刻的女人，而她的确也不是那样的女人，因为，她过的完全是自己选择的生活，没有什么令她觉得可怕的东西。而那种舒适和因循守旧的生活，一切都画好了轨迹，里面填满了丈夫、孩子、学校、超市、汽车、别墅房产、信奉天主教的公婆、饮食规律和朋友夫妇等等。她躲开了这些，这种日常生活



的可憎，如何才能说得清楚呢？

在诺曼那里，她喜欢的就是这些，准确地说，他不停变化的生活和他对自由的诉求，点燃了她的激情，一切不同寻常的东西。他全身上下充满了演员的气质，甚至他的歇斯底里、他的嫉妒以及他的激情冲动。他根本不晓得什么叫做温和。最小的一丁点失望，他都能演绎为一场无法比拟的戏剧。最小的一点成功，也会被他看成是绝对的胜利。诺曼从来都不会劳累，却会精疲力竭，从来不会喜悦，却会极度满足，从来不会忧郁，却会悲伤过度。这样可能也会令人着恼，但由于他帅呆了的外表，这只会更令人赞叹。如果没有戏剧，他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相遇。当《纽约的一个清晨》在百老汇上演的时候，正是诺曼饰演了其中的主要角色。她还记得，在第一次排演中第一次对白时，她就爱上了他。她承认，他那狡黠的蓝眼睛和流畅的轮廓起了很大作用。

仅仅这一段思绪，条件反射般将她带回到想要取悦





## 二

本的目光引起了露易丝的关注，将她从令人忧虑的麻木中拽了出来。这目光闪烁着惊讶，可能还有些恐惧。那是一种窘迫的目光，在快乐与畏惧之间摇摆不定。一种凝视久别之人的目光。于是，她在巴凳上转了半圈，将身子转向咖啡馆的进门方向。她不太优雅地扭着腰——不雅，从所有意义上说，是的，因为这动作既粗俗又没礼貌——但好歹是在熟人面前。等她完成了转身，停下不动时，她看到了逆光中的一个剪影，一个瘦削的男人站在阳光中。等到眼睛适应了强烈的光线后，终于可以看得清楚些，他们相互凝视，事实上，这是一次重逢。斯蒂文·汤森停在那里，在进门的门洞那里，

“您的南方利口好了。这是新口味。您以前只喝啤酒。”

“您的记性真是好极了，和我说说，本杰明。但如果是您又会怎样呢？上了岁数，就会染上有产者的习气……”

对了，这就是他的身上的变化：他染上了有产者的习气，这是他的社会环境，他无法避免。但人真的会去躲避么？特立独行不需要勇气么？一种真正的生存能力？一种自我中心，随时随地的节制和补偿？

他认识到了这一点：他放任了自己，这并不困难，只要顺着斜坡一路滚下去就可以了。而且，他也不觉得自己应该受到特别谴责，并且也没什么借口托辞。归根结底，他完全有权去喝南方利口。啊，当然了，露易丝是不会接受这样的诱惑的！此外，她令他一下子就想起来：她呢，她一直只喝白色马提尼。这是否意味着，她没有放弃去做那个曾经的自我？而他对他的转变也会自动归为背叛一列？但他为什么会突然一下产生这样的想法呢？是否是因为刚刚一刻重逢所说的话，正好说到

了这一点，是否该去剖析、去揣摩其中一重或多重的意思？他觉得自己有些神经质了。

经过了最初的惊讶，露易丝显得更为轻松。这个女人懂得如何克制自己，懂得如何控制局面。要是相信她的话，那可就错了，因为她是位艺术家，她必须要热衷于夸张。她知道如何做到安静，理智，按照事情的大小轻重，做到合适的分寸。此外，在他们的夫妻生活中，不如说她才是更为固执的一方。

“我们大家都老了，斯蒂文。我们大家都一样，得在细枝末节上让步了。重要的是，本质是不会改变的。”

“我恐怕这话像是责备。”

“你错了，我只是用了句套话，仅此而已。就像是台词。我喜欢用台词里的对白。”

确实，他也没在这句评语上发现任何恶意。她承认这里会看出一丝辛辣，但这完全是无意的。她坚持要大

人们就是说话太快了。是的，他真的很后悔。现在人们会怎么看待他呢？说他只是个多管闲事的人，说他跟不相干的人合不来。最好还是去准备几张桌子吧：客人们最后会留下吃晚餐的。奇迹只有《圣经》里才会出现。

斯蒂文叹息，他显露出狡黠的多情，但本并没有发现。确定无疑地说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人们的反应也会出现偏差，为了让那些昨天能够轻而易举理解我们的人，在今天不需要重复就能确认他们明白无误，还需要重新经历一个过程。在这件事上，露易丝摆脱得更好一些。她是所有事的中心，但由于她几乎一言不发，也就没有了犯错的危险。当那两个男人，可怜的家伙，当他们优雅地深陷其中时，并没有一个人施以援手。重逢，可真不是件容易事：他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。

露易丝露出了微笑，这是她认定的轻松的笑容。但这一次，这笑容是她强挤出来的，几乎有些扭曲。这只是她保持风度的一种方式。

本走向了唱片点播机，放进一枚50分的硬币，然后几乎是随机地选了一首曲子，好让大家不陷入沉默中。机器臂在玻璃柜后举了起来，自动抓起一张唱片，然后放在唱盘上，随后唱盘像被施了魔法一样旋转起来。磁头缓缓地降落在黑色的边缘，发出极轻微的喇叭声。似乎歌曲无法开始了。但突然，从这台银光闪闪的机器中，飘出了《愚蠢的事》(Somethin'stupid) 开头的旋律。著名的哼唱用华丽的讽刺讲述着爱情的愚蠢。



